

生/活/随/笔

## 远方的诱惑



樊开源

生活,除了柴米油盐,还有诗和远方。对于我来说,诗是阳春白雪,令我仰望,而我对远方有一种很冲动的感觉,它总让我有无限的遐想,有一种朦胧的美好,有一种无穷尽的诱惑。

或许因此,我自小喜欢看地图,尤其喜欢看那种沙盘式的山形地貌图,直观而具象地观察那些山脉和平原、城市和河流。年轻时工作忙或因诸多因素很少去远方,多是在地图上聊以自乐。终于我退休了,且迷上了摄影,太妙了!这下我不仅能随时去远方,还能用镜头把远方的景象带回来与家人朋友分享。于是,我和一群摄影友开始相约去远方行摄,把地图上那些标记和网上描述的风土人情逐渐变成了我镜头中的人文影像。

记得10年前我第一次摄影采风是去云南东川红土地,去拍那片被誉为“上帝遗落在地球上的调色盘”的彩色土地。在地图上只看到这是一片绿色的色块,身临其境才看到是如此的斑斓多彩。在花石头村仰望深蓝色夜空,我第一次发现在天清气朗的夜空观看星斗是有远有近,是层层叠叠的立体景象,如此美妙!这更激发了我远行摄影的兴趣。此后,每年都要与摄影友们一次次相约去远方而乐此不疲。

近几年,我去云南的哀牢山拍过元阳的哈尼梯田、去秘境滇西高黎黎山拍中国远征军的抗战遗迹,翻越川西夹金山拍红军长征之路,穿行渝、鄂、皖、赣、湘等地,一路行摄长江中下游风光,还到黔东南镇远古城、黎平肇兴侗寨、从江岫沙苗寨探寻民族风情……

摄影采风人只关注天气,不问归期,我喜欢这种快乐行摄,心无旁骛,随遇而安。

我们摄影采风通常不走旅行团那些线路,有时朝着一个方向,有时沿着一条河流、一条公路,有时甚至是随心而动,临时改变行程,去探寻一些意想不到的风物人文。记得有一次,我和摄影友们去稻城亚丁拍摄“三神山”,归途中在“世界高城”理塘宿营,仍兴犹未尽。

有人提议:沿雅砻江北上到甘孜色达绕一圈回去。立即得到大伙响应。理塘到甘孜的G227国道,是川藏南线G318和北线G317的连接线,以前我们从未走过,没想到这次随心而动,却遇见一生难忘的美景。比如新龙县美若仙境的措卡湖和雅砻江大峡谷两岸数不过来的经幡藏寨让我们流连忘返,其间,我们还在下着小雪的草场和一个放羊的小男孩合影,并送他不少随车带的食物,还登上甘孜的洛戈梁子观景台眺望白雪皑皑的沙鲁里大雪山,感觉一生不在此地会终生遗憾。

有人说,旅游最应去两个地方,一是没有去过的地方,二是有故事的地方。感受最深的是有一年去西北环游,那片广袤的戈壁荒漠,从古至今都朦胧着一层神秘的色彩。不仅有“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雄浑与空旷,还有那些掩埋在黄沙中的古城残墙,史诗中描绘的金戈铁马,沙漠月色下的枯树驼影,这一切无不令人神往。

那次我们包租了一辆由大卡车改装的宿营车,穿越若尔盖草原进入丝绸之路河西走廊,到了青海祁连山、兰州、酒泉、嘉峪关、内蒙古额济纳,穿越巴丹吉林沙漠到宁夏、陕西,一路西行,缅怀若尔盖草原上红军长征的遗迹、领略塞外边关的风沙、三千年之胡杨林的神奇、延安宝塔山下的红色故事、黄河壶口瀑布的雄浑、黄帝陵记载的古老传说……随着宿营车,我们在广袤的大西北就不用食宿而劳顿,而且,在大漠中宿营时的孤烟落日也是一种别样的景致。

每次远行回来,我都会把一路上拍摄的视频和照片对照地图慢慢回味,做一个短片,写一篇游记,然后,满心欢喜地期待下一次远行……于是,我随时心生期盼,随时备好行囊,卸下所有尘世的包袱飞向远方。因为,走近了一个远方,还有远方的远方在等待着我。如此的人生,便永远有憧憬,有向往,生命也就会永远生机勃勃充满希望! (作者系南岸区作协副秘书长)

城/市/漫/记

## 小径林香



杨智华

冬日的一个上午,因公又回了一次南山。离开六年多,除了坡地枇杷园换了新品种,园中修了几条青砖道,其余大体还是当年模样。恰好这几日阳光温和如春,透过林木,路上光影斑驳,落在身上,暖意融融。浓密的树荫里鸟儿欢快地叽叽喳喳,它们熟悉的声音也像是老朋友。背后的山岭,森林几无改变。在南山工作期间,空闲里最喜欢的就是穿行在那些林荫下的小径了。

那些时候,只要是无雨的日子,最好晴朗的天气,下午或傍晚,天空散布着朵朵云絮,当斜阳从背后的山岭,越过林木扶疏,向山间均匀洒下柔和的光,给山峦、森林、房屋,以至于整个空间皆包裹上一层淡淡而微黄的余晖,你会感到身前后方的山、山中林荫、林下小径,有一股神奇力量,拉拽着你的步履。而每当这个时候,只要时间允许,就会邀约三两同事,沿着某条山径,钻到森林深处去。

第一次行走,是秋天某日下班时分。忙完事务,四个人迎着夕阳从后门启程,沿一条坡度略陡鲜有车辆的偏僻支路,到达山顶。山谷间,高大的香樟树枝繁叶茂,浓密的枝叶遮蔽着天空,整个林间的空气弥漫着一股淡淡的樟香味。

一次偶然行走,开启了我的乐趣,这条路线也成为日后经常。后来,我们不断在原线路上向周围扩展,不断有发现。此段山脉最高点,顶端一座白塔,非常醒目。站在塔下,山下的城,城中蜿蜒的江水,城中直到看不清晰的远方鳞次栉比的楼群,尽在视野中。天气好时,甚至可遥见十余公里外长江北岸塔子山的另一座白塔。它们有个共同的名字——文峰塔。

山中乔木灌木树种很多,无法一一作记。一年四季,森林吐露的气息总是随它们的时装而改变。森林各个季节,每种树木与茎草吐纳不同的气息,细心一点敏锐一点,就能捕捉到它们的呼吸,甚至在风中的絮语。一路呼吸林中清香,松树的香,樟树的香,各种植物散发的香。初春微寒,几棵开着白色花朵的树木先是打破萧瑟,自林中脱颖而出。其中就有木姜子,它们的白色小花捧在手上香气馥郁。春天正盛之时,森林更是色彩缤纷,成为红的、白的、粉的花的海,嫩绿、鹅黄、黄里带红的新叶,掺杂于满山满岭,一座山一下生动起来。这个季节,林荫下小径旁尽是野花,我最熟悉的莫过于蝴蝶花,走一路它们跟一路。一到盛夏,林中浓稠的气息调拨着暑气,微风轻轻吹起,便一下子感到不那么沉闷了。到了秋天,树木反应总慢一拍,树下的禾本科植物先是完成生命周期,一丛从茅花昂起头颅,比人要高出半个身子。一路走下来,你发现许多种子成了陪伴。入冬后,山里空气变得清爽,森林也散发出一股冷峻气息。其实冬天更适合步行,几公里后,已经感觉不到一丝寒意。

这些小径给你提供山城最美夜景不同的角度。夜色降临,走在茂密幽深的林间小道上,或站在山脊最高处,眺望城市一片灯火,然后自灿如星海的楼宇中,寻找到旧时工作过四年的那座极不显眼的楼房时,仿佛感觉到有一束划空而来的灼灼目光,在空中相遇。那是十多年前的我。一个傍晚,我们在林下遇见一位老者,他戴一副金边眼镜,鬓发微白,梳着小背头,文质彬彬,正投入地吹着竹笛。我们聊了起来,原来他也是这里的常客。正好我带着相机,我拍了几张他专注吹笛的照片,现在还保存在电脑里。

我们偶尔也去开辟新的路径。南山从铜锣峡跨长江而来,在黄山大金鹰处分成两条并行的山脉,两个孪生兄弟体型相当。单位对面一段山岭,行人更是少至,密林中多是荒径,有点探险感觉。初春时分,趁着风和日丽,邀两名同事同行,仅问行程不问目的。林中无路,树木的空隙便是路,顾不上拦路的枝条草叶,林下枯黄的松针像厚厚的棉絮,头顶的云朵似相行的驴友,清风徐过,树叶轻轻摇动,簌簌作响,一身倦怠早已烟消云散。登临山顶,远处的城市新区在阳光下闪闪发光。山顶有了小路,便沿路而行,在一处山凹处发现一眼泉水,水质清澈透亮。在我们小歇之时,一位老者挑着几个大容量矿泉水塑料桶从山径另一端走来。我们很惊讶,他竟然是从城区上山来取水的。他告诉我们他是远郊人,陪孙子上学租住在南山,自发现泉水后便经常来取水回去用。于是随后我们的行程便多了一个人,肩头也轮流多了一份担子。我们穿过森林,走过种满蔬菜的山坡,直到城边才分手。

时间过去快得无法想象,森林的芳香,行走的快乐,还像是昨天。如果你在重庆,一定要去走一走南山,无需去设定何处为起点终点,那些无序嵌入森林底部的小径,只要随便走入,也许前面会有惊喜发现。

(作者单位:江北区人武部)

诗/绪/纷/飞

## 乡村即景



石子

一块水田  
养活一片天光云影  
一群鸭子  
举着金色的铲子  
埋头泥水中  
戳破冬天寒冷的谎言

竹林里,柏树上  
鸟儿隐居  
时不时练练声  
闲逛的鸡犬听不懂  
凑在一起  
指指点点,叽叽歪歪

满坡的柑桔  
穿火做的风衣抵御冷  
北风一吹  
火苗跳跃  
冬天的灰布袄便烧成星星的洞

萝卜长相圆润  
菠菜迸发青春  
莲花白抱着身子取暖  
儿菜怀着多胞胎  
冬苋菜用九条命扛住冬天  
冬天  
菜地里不相信萧索荒凉的预言  
(作者单位:璧山区委党校)

## 绿春坝的乡愁



唐代贤

龙河的水越来越清了  
河风摇曳着坡上的雷竹

河岸的另一边  
有一块唯一的峡谷平坝  
那是绿春坝村的花圃

动车从一个隧道里出来  
在五颜六色的花朵上空驶过  
又秒入下一个隧道

站在上百年的黄葛树下  
恍如来到小桥流水人家  
保家楼院落的草石房舍

处处都有故乡的身影

一壶清茶,一杯土酒  
一碟花生米,一碗豆花  
钵钵笋烧猪蹄  
再来一份香椿炒鸡蛋

这是我点的菜单  
虽不丰盛,却能满足  
与乡愁有关的味觉

故土拴住了留守的人  
乡愁能拴住飞远的鸟儿吗  
(作者单位:丰都县政协)